



PR——人员救援

本期主题是人员救援（Personal Recovery，缩写 PR）。2009 年度的《美国空军态势声明》正式将 PR 列为空军 12 项关键职能之一，其他是：核威慑作战、天空优势、太空优势、网空优势、全球精确打击、全球快速机动、特种作战、全球一体化情报监侦、指挥与控制、建设伙伴国能力、机动作战保障。在此之前，空军在 2005 年修订了作战准则 AFDD 2-1.6（现为 3-50），将文件名从“战斗搜救”改为“人员救援作战”。如本期数篇文章所示，这不只是名称之改，后者显然超越了战术救援的概念，显示美国将更重视运用这种独特能力，支持在全球各类军事、外交、政治和人道行动中的联合和联盟人员救援需求，追求战役和战略效果。

首文“树立人员救援为空军核心职能的意识，打破上一辈的战斗搜救思维”认为，虽然 PR 已被认可为空军核心职能，但空军本军种和兄弟军种的大多数军人，甚至许多军队领导人，对 PR 的认知都还停留在战斗搜救（Combat Search and Rescue，缩写 CSAR）的狭窄传统概念上。作者指出，PR 在当前形势中是一项“高需求”军事能力，对全范围军事行动都具有重大价值，任何军事行动在战略和战役规划的早期阶段就应接纳 PR 专家参与。

美国空中救援，从 1946 年成立的“空中救援服务”部队开始，到现在作为 PR 被列为核心职能，已多次经历人员结构、主管司令部、名称、使命范围等方面的调整。“一名之改：超越我们所熟知的救援”一文试图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哪里去？”这三个问题着手，帮助读者思考空军救援部队的前世、今生，和未来。作者特别指出：人们所熟悉的、并认为是空军救援之全部的 CSAR，应该只是重新定义的 PR 的一部分，后者在未来背景中更有战役和战略上的深远作为。

今年 9 月 24 日，空军参谋长施瓦茨将军亲自驾驶第一架 HC-130J Combat King II 飞往戴维斯-芒森空军基地，交付给第 563 搜救大队，从此启动了取代旧机 HC-130P/N“国王”的进程（见封三照片）。然而由于预算紧缩，这个进程将极其缓慢——每年交付一架，一共 37 架（而非原来论证通过的 78 架）。“空军的救援：建成多功能部队应对复杂世界”一文作者身为 563 搜救大队的司令官，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亦存大量想法，认为 PR 虽然已列入关键职能，但目前能力远远不能满足作战需要。而根本原因在于体制，在于 PR 部队等级偏低，因此无人在一级司令部积极推动 PR 的诉求。作者建议根本解决方法是将 PR 升级为专职搜救的第 11 编号航空队。

美国近年相继颁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白宫）、《美国国防战略》（国防部）、《美国国家军事战略》（参联会）等政策文件，其中都提及 PR 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引导空中力量倡导者理解人员救援的战略价值”一文以国家文件为依据，论证 PR 的战略意义。同上几篇文章一样，本文认为 PR 远超出 CSAR 的战术概念，其范围已不止是在“战斗”中营救战友，更涵盖挫败敌人以人质要挟美国的企图、保护美国海外人员、开展人道救援，和建设伙伴国能力等使命，因而具备战略价值，并因此需要以“全政府参与”方式来展开。

“增加固定翼飞机种类，建设空军搜救部队全频谱人员救援能力”一文认为，美国空军搜救部队目前装备的主要三种武器系统（HC-130、HH-60、GA [守护天使小组]）在进入性、醒

目性和适用性三方面存在能力缺陷，无法适应未来战争、尤其是非正规战争（IW）的需要，也难以支持美国的“建设伙伴国能力”战略使命。作者建议所有搜救中队都要增加轻 / 中型固定翼民转军用飞机，形成所谓的混合搜救机队，从而构建全频谱 PR 和 IW 能力。

在阅读和编辑以上五篇文章期间，发生了以巴之间“千俘换一兵”事件；也是在这段期间，我再次观看了美国电影《护送钱斯》、《拯救大兵瑞恩》、《黑鹰坠落》，以及中国电影《集结号》。对比观看电影，可以引发超越艺术层面的更深层的文化思索。而本期上五篇文章，可进一步引导读者超越生死营救所蕴含的士气、爱国等鼓舞作用，去探讨其更广大的战略意义。

继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在 2001 年 12 月 13 日函告俄国，通知美国决定退出 1972 年《反弹道导弹条约》之后，应运而生的美国导弹防御局领导有关部门开展了耗资巨大的导弹防御系统研制。弹指十年已去，这个仍在发展中的防御系统是否获得了美国民众及其盟邦的信任？“美国应研发能建立信心的导弹防御系统”一文的两位作者所给的回答是几乎“不”。作者认为：导弹防御局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宝押在昂贵得无法承受的陆基中段防御上，二是在决策过程中避开军队的参与。作者强烈鼓吹以空射型撞毁拦截弹（ALHK）作为替代方案。读者阅读此文时，可参照阅读这两位作者在本刊 2010 年秋季刊发表的另一篇文章“空军在积极导弹防御中的作用”，获得对 ALHK 更完整的概念。

未来世界是保持单极，还是走向双极甚或多极格局，观察家仁智互见。“两极对峙的险因：代理人战争和中国的崛起”一文倾向于“两极对峙”。此观点原本并无特殊之处，但文章的看点在于讨论“险因”，尤其是作者通过对历史和现状的分析，指出美中双方直接冲突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很遥远；更可能出现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情况是双方支持客体国的国家内冲突（Subnational conflict），即诉诸代理人战争，在非洲争夺战略资源，实现各自战略利益。无独有偶，美国白宫在 10 月 14 日发布奥巴马总统给国会的信，其中说：“我已授权在中非部署一支小规模美军作战部队”，作为顾问首先进驻乌干达，而后逐步进驻南苏丹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少将则在 11 月中旬发文称美国意图 [在中国周边] “用傀儡战争消耗对手实力，维护自身安全。”这些动向和说法是否印证作者的观点和结论？

阴阳之说缘于中国文化。中国有人思考过网空这个没有太阳和月亮起落的虚拟空间中也有阴阳吗？美国空军一名军官在其“网空战争的理论指导”一文中提出应将阴阳概念融入美军正在编写的网空作战准则之中。具体而言，他把各种非动能打击即谋攻和“阴”联系起来，于是认为应该运用孙子兵法的作战理论；另一方面，所有动能打击即武攻和“阳”相关，故而应运用克劳塞维茨的军事思想。听着别扭？不妨读一读，了解一名美国军人对孙子兵法的理解。

美国空军军官的培养和深造，主要在中队长指挥学院、指参学院、战争学院和空天高级研究院等完成，这些院校全部集结在空军大学旗下，使偏处东南腹地阿拉巴马州的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俨然成为军事学术重镇。然而，曾在空军战争学院任教的退休教授休斯为新近出版的《军事教育和文化》一书撰写了“上校世界里的教授们”一章，其中严词指责空军专业军事教育由学术背景浅薄的军职高官把持，院校中军职和文职教员在文化上水火不容，因此显然缺乏学术标准和严谨治学精神。“我们也曾做过教务长……也曾年轻”一文的两名作者以在指参学院任职的经历，对休斯文予以温和的驳斥。

《空天力量杂志》中文编辑姜国成